

國學小叢書

宋代的抗戰文學

✓陳安仁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83222·2)

港

◆G五六六

國學小叢書 宋代的抗戰文學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陳安仁

主編人兼 王長沙南正路五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南昌、金華、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福州、

(本書校對者王煊蕃)

版權印所必究

目 錄

第一章 宋代政治社會的背景	一
第二章 宋代文學的主流	六
第三章 主戰派的抗戰文學	一一
(一) 寇準	一一
(二) 韓琦	一四
(三) 李綱	一四
(四) 嚴羽	一六
(五) 呂定	二二
(六) 宗澤	二三
(七) 岳飛	一四
	二六

(八) 謝枋得.....二九

第四章 晚宋詩人噴發的血忱.....三一

(一) 陸游.....三二

(二) 文天祥.....三四

(三) 汪元量.....三七

(四) 謝翱.....四〇

(五) 鄭思肖.....四二

第五章 脫離現實逃避戰爭的文學.....四四

宋代的抗戰文學

第一章 宋代政治社會的背景

一部人類史，就是人類的戰爭史。自有人類以來，人類免不了戰爭，自有人類結成部落國家以後，集團愈大，而戰爭愈烈。人類之不惜戰爭，以摧毀其努力之成果，而膺犧牲之痛苦者何故？（一）爲繁衍其種族。爲此，不能不以戰爭的力量，而消滅其他的種族，使自己種族之適以生存，而盡量發展之。（二）爲擴大其疆域。爲此，不能不以戰爭的力量，而侵略其他部落國家的領土，使自己部落國家的領土，得無條件地無限制地，而盡量拓殖之。爲了這兩個目的，世界的戰爭，不能解免。所以世界有許多的國家，以有戰爭而疆土愈龐大；世界有許多的種族，以有戰爭而族類日益繁盛。但在相反的一方面，世界有許多國家，以有戰爭

而疆土愈縮小；世界有許多的種族，以有戰爭而族類日以萎靡。

今試觀歐洲之地圖，有安多拉、三馬力諾、力喜騰斯泰因、摩納哥、盧森堡、瑞士等國，這等國家，牠的領土何以縮小如此？何以不能與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意大利、俄羅斯等國家，在本世紀以來盡量發揮其拓地慾？就是因戰鬪力不足之故也。反觀吾國歷史上，疆域之擴張，有如秦皇、漢武、唐太宗、高宗、成吉斯汗等，何以本世紀以來，疆土日削，種族日微？就是因戰鬪力不振之故也。

曠觀世界歷史，不論往古與將來，戰爭成爲人類之怖影，成爲凡有國家種族之不能避免者，其反映於人類思想者，有三方面：（甲）謳歌戰爭。在文學詩歌言論上，極力鼓吹戰爭之理論，企圖喚起國民的注意，以戰爭之威力，而保障國家的領土，與民族的安全。（乙）反對戰爭。在文學詩歌言論上，極力咒詛戰爭，批評戰爭，企圖喚起人類的注意，以和平的集體力量，而高樹人類的正義，與世界的和平。（丙）逃避戰爭。在文學詩歌言論上，逃避現實的戰爭環境，建立一理想

的空中樓閣，玄學幻像，轉移受強族之壓迫呻吟，及戰敗的悲哀。文學，是表現人類社會之一切活動，關於人類受戰爭支配之重要活動現象，不論直接與間接，皆受其影響也。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統是內亂與外患相終始的歷史。任何一時代，都不能免夫戰爭。尤其是宋代。宋代，是受異族侵擾壓迫最嚴重的時代，也可說是受外寇侵略引起戰爭最痛苦的時代。宋當太宗時，遼國與宋對立，窺伺宋邊尤急；太宗與遼將耶律休哥大戰於高梁河（北京之西北），結果敗於飛狐嶺、陳家谷（今山西朔縣南）。東北各州，大受遼兵抄掠，連年不休。真宗時，遼聖宗率師南下，至澶州，派兵渡黃河，抄掠山東。王欽若、陳堯叟等，均主張遷都，以避其勢，結果締結澶淵之盟。仁宗時，西夏元昊舉兵侵宋邊疆，宋大敗於甘肅好水川，和議成，封元昊爲夏國王，並歲贈銀絹等物。（可參閱九朝紀事本末西夏卷十四。）神宗時，感於外患緊迫，想改革內政，富強國家，以挽其頽勢，惟遼道宗不欲其生聚。

教訓，乃依河東路沿邊，侵入蔚、應、朔三州，而西夏秉常，同時也乘機大舉，夏人決黃河水以灌營，並陷永樂城。宋將校死者數百人，兵士死者二十餘萬人，先後戰爭，宋人死者約六十萬，其禍之烈，可以想見。徽宗時，金太宗責宋納其叛人，命沾沒渴幹離，不分兩路兵攻宋，童貫投降，反引導金兵渡河，金兵遂深入直隸中山府（保定），徽宗遂禪位而退職。欽宗時，金人勢力日張，曾派將由西路陷太原、平陽、河南、河陽諸府，東路陷河北，長驅至京師，陷落京城之後，擄二帝北還，府庫蓄積，席卷一空。高宗南渡，金兵騎鋒，侵抵揚州，繼分四路兵來侵，秦檜主和，偏安半壁。孝宗雖主張恢復，而金人仍馳兵南下，陷落兩淮州郡。寧宗時，金人遣布薩揆，分九道之師南下，宋勢益岌岌可危。理宗時，與蒙古合禦金，金雖覆滅，而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三京（汴京、大名、洛陽）之收復無期，而蒙古之鐵蹄，已進陷臨安；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雖欲乘機謀恢復，亦壯志消沉，空留史家之憑弔，感慨而已。總觀有宋三百二十年之國祚，無一朝沒有外患，無一朝沒有戰爭。中國

民族史上遭逢着國家興亡交替的劇變，遭逢着社會政治、時代環境的暗影而詩人才士所描寫的主題，所形成的傾向，所閃爍的星芒，是什麼樣子的呢？這是值得研究而大書特書的啊。

第二章 宋代文學的主流

有宋一代，在人文史上是值得注意的時代。其間上下三百餘年，遺文故獻，傳於今日亦甚多。其在文一方面，散體文上承唐舊，而排演爲道統文統的二流。文統道統的觀念，是韓愈精神的復現。韓愈原道篇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之後傳之何人？此韓愈不但文起八代之衰，而且兼道統之傳。柳開應責一文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河東集一）孫復信道記說：『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孫明復小集二）文所以載道，道寄託於文，故『斯文之弊，吾不復爲憂；斯道之塞，吾不復爲懼也。』（見正誼堂本）

石徂徠集上。）基此淵源，遂爲後來以文學昌明理學的伏流。宋代之學古人文體者，以歐、曾、王、蘇爲正宗，自魏、晉、六朝以後，文尚駢儼，至中唐元結、杜甫等，始爲散體；韓愈、柳宗元益加發揮；晚唐五代文體，亦漸卑微，甚或流於浮艷，宋初亦未能改變。西崑派楊億等，於詩尚辭采，於文亦以駢儼爲高。歐陽修起，有柳開、穆修、尹洙、石介等，導之於前；有曾鞏、王安石、三蘇父子，承之於後；而韓、柳復古之風大昌。宋代古文家，後世奉爲正宗者，有歐陽、曾、王、三蘇，其餘如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以及朱熹、呂祖謙等，爲文洗浮靡之習，是爲道學派之文。南渡以後，薛季宣、陳傅良、葉適、陳亮等，致力典章經濟，爲文亦異於流俗，是爲功利派之文。南渡以後，道學功利兩派諸人文體，大抵沿襲歐陽修及曾、王、三蘇，各得其一節之似。晚宋文體，卑微益甚，惟文天祥、謝枋得之文，一則雄瞻豪放，一則博大昌明。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可說是蔚然大觀的。明方孝孺對於宋詩推崇備至，清代吳之振、呂留良同輯宋詩，之振作序，力言宋詩不腐：『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

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以爲腐，後人無識，倦於講求；喜其說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則羣奉腐之一字，而廢全宋之詩，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見宋詩者也。……曹學佺序宋詩，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剽襲前人一字，然則詩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但宋代之詩，比唐人之詩，已有所不及。有人說：『唐詩裏面許多偉大的獨具的特色，在宋詩裏面，卻消失掉了：第一，宋詩消失唐代那種悲壯底邊塞派的作風。第二，宋詩消失那種感傷底社會派的作風。第三，宋詩消失唐代那種哀艷底閨怨宮怨詩的作風。第四，宋詩消失唐代那種纏綿活潑底情詩的作風。』（見商務版宋詩研究九頁。）我們知道宋詩何以不及唐詩？唐詩何以能表現牠裏面慷慨悲歌的情調世界？宋詩何以不會承受唐詩那優秀作風去發展？這不是詩的時代已經過去，而是唐、宋兩代民族精神的表現不同。在唐代國運興隆，民族精神激越發皇，所以能表現牠雄壯的氣概，如王昌齡的從軍歌所詠：『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黃河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

維平戎詩所詠：『大白秋高助漢兵，長風夜卷虜塵清。』岑參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蕃軍遙見漢家營，滿谷連山遍哭聲；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遍空城。』太白從軍行：『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那種作風，表現民族向外發展的精神，在宋代是較少的。在宋代數百年受北方民族的侵擾，陷於威服的境地，詩之雄壯意境的開展，從此消失，所以走到冷靜的景象，而沒有奔迸雄盪的氣概。宋詩雖不及唐詩的雄壯，但憑宋代詩人的努力，也造成文學上佔特殊地位的宋詩壇。宋詩的描寫，有特殊的進步：（一）宋詩格外整鍊有規矩。（二）描寫能細緻。（三）描寫特別沖淡。在詩人數量上，御定四朝實錄說及八百八十二家，宋詩紀事搜羅至三千八百餘家，宋詩紀事補遺又補錄三千餘家，數量以超出唐代。宋初的詩，是古典派的西崑體（楊億等代表宗李義山），歐陽修極力反對西崑體，因西崑體是雕刻破碎之故。歐陽修在宋的詩壇樹立革新運動的旗幟，但他的革新運動，是復古的衛道的，而不是徹底的革新運動。

(參閱商務版拙著中國近世文化史一四二頁)在宋代詩壇上具有權威的，除卻歐陽修之外，尙有其他三人：(一)王安石。(二)蘇軾。(三)黃庭堅。南宋詩人，以陸放翁、楊誠齋、范石湖、尤梁溪、蕭千巖等爲著名，尤以陸放翁在詩壇上表見特異的彩色。在被金人壓迫偏安江表風雨飄搖的南宋，陸游（放翁）開拓心胸，引起他內心愛國的情感，而噴發不平的呼聲，這是和其他北宋詩人冷靜的頭腦，是不同的。我們看他所撰之觀大散關圖有感，樓上醉書，聞均州報已復西京，長歌行等篇，是何等悲愴之感。其他宋遺民的詩有文天祥的文山集，汪元量的雲山集，謝枋得的疊山集，謝翹的晞髮集，鄭思肖的所南集；他們遇着國破家亡，每以詩歌發洩他們真摯的情感，而爲宋代文學上，吐露百世的光芒。

第三章 主戰派的抗戰文學

宋代是受異族侵陵壓迫的時代，文學家詩人，感受了時代不良的環境，進襲他銳敏的心靈，刺激他傷感的意念，不論直接地間接地，都是表現重大的影響。現在爲選擇當時主戰派文人詩人的代表作品，略爲申述於後。

(一) 寇準

當遼師南下至澶州，朝臣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主戰派之中心人物寇準力主親征，他說：

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鑾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

又說：

陛下不過河（黃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

契丹入寇，寇準主張親征之策，凡三入相，澶淵之際，不動聲色，卒以轉危爲安。後以讒謫居遐荒，齋志以沒，人皆窺之。其爲詩，必本風騷之旨，而以感傷爲主。（見范雍述評。）

○金陵懷古

極目荒吳甸，野烟凝亂流。夜來榆塞雁，叫斷石城秋。舊苑荒餘草，平川半古丘。遲遲獨回首，落日一蟬幽。

楚江有弔

悲風颯颯起長洲，獨弔靈均恨莫收。深岸自隨浮世變，遺魂不逐大江流。霜淒極浦幽蘭暮，波動寒沙宿雁愁。月落烟沉無處泊，數聲猿叫楚山秋。

憶洛陽

金谷春來柳自黃，曉烟晴日映宮牆；不堪花下聽歌舞，却向長安憶洛陽。

帝城秋望

登臨秋向盡，千里見王畿。
過雨山逾翠，經霜菊漸稀。
平原夕靄起，高樹宿禽歸。
一望關河道，空令詠式靡。

塞上秋懷

未識窮邊苦，今遊信有之。
秋林殘照後，關路獨行時。
磧迥風長急，天寒雁度遲。
離心已無賴，更聽戍樓鼙。

春日登樓懷歸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荒村生斷靄，古寺語流鶯。
舊業遙清渭，沉沉忽自驚。

塞上

春風千里動，榆塞雪方休。
晚角數聲起，交河冰未流。
征人臨迥磧，歸雁別滄洲。
我欲思投筆，期封定遠侯。